

## 王助老师访谈

### 受访者

1978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，1992年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。曾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（法语教研室主任）、北京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部（法语教研室主任）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（一年级教研室主任、大学法语教研室主任、法语语言文学研究生教研室主任）。曾任北外法语系党总支副书记（主持工作）和系副主任。曾任中共北外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、北外校学位委员会委员、北外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、《法语学习》杂志主编、北外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、北外魁北克研究中心主任。1984年至1986年，借调到国家建材局赴卢旺达国家水泥厂工作（翻译、工厂驻首都基加利办事处主任）。1989年至1992年，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语言学系学习。1998年9月至10月，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系讲学（讲师）。2000年7月至8月，在法国蒙彼利埃地中海学院教师研修班学习。2016年1月至2月，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系讲学（客座教授）。2017年至今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孔子学院工作（汉语教师、中方院长）。

### 采访者

韩娜鸿、余秋璇

**我们了解到您从北外附校毕业，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法语的呢？当时的法语学习情况是怎样的？后来为什么会选择语言学呢？**

我从1965年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学习法语了。当时我在“新北京十一学校”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参加了北外附校的招生考试，有英、俄、西、法四种语言可选，是父母帮我填了英语和法语志愿，后来我就被分到了法语班。当时教我们外语的老师都是从北外过来的大学老师，所以从某种角度讲，老师们是用教大学生外语的方法来教我们外语，并不像现在的老师会照顾到孩子的年龄，和他们做游戏什么的。我从小法语就没有做过什么游戏，到现在也不会以做游戏的形式教自己的学生们学习法语。我现在在布鲁塞尔孔子学院教汉语，还开玩笑地对其他同事说：我要做一个课题“如何不做游戏也能教好汉语”。现在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小遗憾吧，小时候学外语少了不少乐趣。不过大学的学习方式也有它的优势，比如说语法就学得比较扎实。过去我们很注重传统的教学方法，更侧重结构主义的方法，不像现在更注重交际表达，这是语言教学法的差别。但是我认为以前的教育和现在相比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现在很多老师都是用“综合教学法”，提取各种教学法中合适的方法来教学。

至于我为什么会选择语言学专业呢，那是因为我当老师后有一个机会去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留学，当时必须选一个专业，于是我就选择了语言学系里的外语教学法专业。

**您说到您之前在加拿大的拉瓦尔大学留学，所以我们想问问您为什么选择去加拿大留学？您的留学经历是怎么样的呢，您最深的感触或者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**

当时我选择去加拿大留学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，我拿到了魁北克政府的奖学金，所以我就公费去了加拿大留学。拉瓦尔大学和蒙特利尔大学是加拿大最好的两所法语大学，它们每年在加拿大的“有医学院综合大学”排名当中都能在前10。当时我的专业背景还不足，听课会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语言类的课程，选择了语言学系，学习外语教学法。当时拉瓦尔大学的课程是每门课每周3个小时，我们一个学期可以选4—6门课。我当时还先补上了一学期的本科课程才进入到研究生班学习的，当时补了5门课。

后来我又两次去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系做教师交流。199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当时承担了政治学系唯一一门有关中国的课程“中国”（la Chine）的教学任务，我一个星期上两次课共6小时，6周讲完。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是2016年，做了几个讲座，如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系”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等级”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”等。

在加拿大学习和教书期间印象特别深的事情，主要还是魁北克法语的口音比较重。在去加拿大之前，我曾经在非洲工作过两年。对我们而言，非洲法语的口音就是一个r发成l的问题，我们没有什么交流上的障碍，因为非洲法语就是法国和比利时在对非洲殖民的时期带给非洲的，基本上就是法国法语和比利时法语。但魁北克法语的口音，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，理解起来就有些障碍。法语不像汉语，有普通话标准音一说，虽然魁北克法语的“标准音”也接近欧洲法语的口音，但是魁北克人说法语一听就听得出来。魁北克人并不以说欧洲口音为正确，他们说：“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有魁北克口音，那不过是因为你们有巴黎口音而已。”所以要是与加拿大法裔交流的话，就要尽量适应他们的口音。

说到在加拿大学习的收获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极大地开阔了学术视野。去加拿大留学前，教学工作局限于法语；在加拿大留学期间，学习到、接触到了语言学的众多分支，确定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。

### 我们了解到您是20世纪90年代来到我院任教的，您觉得20世纪90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学生的情况和法语系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吗？

对，1994年之前我在北外出国人员培训部工作，1994年起转到法语系工作。我觉得20世纪80、90年代的法语系的多数学生，脑子里都会坚持一个主题——如何学好法语，其他的事情都围绕着这个主题。那时候的课程，如公共选修课、专业选修课等，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。20世纪90年代的变革是把法语分成了外交法语、经贸法语等，还是以教法语为主，但是增加了一些外交和经贸方向的课程，而不仅仅是偏重文学的法语。当时的公共课比较薄弱，但是对汉语的要求比现在高，因为大家认为要做好翻译，就要学好外语和汉语。但是现在北外的大学生们对汉语不那么重视了（也是因为其他要学的科目太多）。此外，当时学的功课门数比较少，就是要学好外语，不学好外语没有好出路，学生没有自主择业的概念，国家分配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本专业的专业成绩。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学生

外语学习非常努力，你会发现，课后、下午、晚上，真的有好多学生在一起练习外语，希望把法语学成像我们说汉语一样自然。以现在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英语基础，懂法语并不困难，但是如果真要把法语变成自己本能的东西，真的要练个几十遍。但是现在好像做不到，现在的学生要学习的东西太多，还包括很多社团活动，还有三、四年级很多同学要到外面实习等。这些都可以理解，任何一个事情都包括很多个方面，构成了众多需要平衡的点；事情的方方面面都应该照顾到，但怎么平衡就要看你怎么要求自己了。我们好像道理上都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生活中真的很难面面俱到，这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。我们法语老师还是希望学生们能把法语学好，我觉得法语学好了真的是学到了一门“手艺”，一个生活的技能。总的来讲，就是现在的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，要参与的东西太多。这有好处，参与的东西多了，广义的知识也多，思维更加广阔。但是由于太广，一方面易于表面，不深入，另一方面可能法语专业本身的学习也不精不深入。这可能是当今法语专业的学生应该注意的。

**您见证了法语系的发展历史，您觉得在全球化时代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，会不会给外语教学带来很大挑战，您觉得未来法语学院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？**

语言主要只是个工具，这没错，但是国家永远需要有少数人去充当最优秀的工具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可以人工智能解决，电脑翻译的精确度也不低，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有最尖端的人来从事高级文字翻译、高级会谈翻译等。我个人对咱们法语学院的未来还是有信心的，就是说只要自己保持好传统，不会没有市场。需要语言的地方太多了，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人工智能能解决一部分问题，也会帮助我们很多，包括我自己也时常会用谷歌翻译器先做一遍初译，然后再自己做后续的定稿翻译。所以，也许人工智能对我们外语专业构成巨大的挑战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对我们北外法语学院来说，我们就是要做“国家最优秀的工具”“顶级的翻译”。就是说，只要是需要人来做的翻译，北外法语人就一定要可以胜任。

另外，除了翻译，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，包括法语、英语等的能力，也是未来从事外交工作、进入国际组织、参与多领域国际合作交流业务等的基本功和“敲门砖”。法语专业的同学要坚信：我们法语专业的学生可以把法语学好，可以把英语学好，还可以学好一两门专业；这样就比只会英语的学生多了一个极大的语言优势。

## 寄语

---

在法语教学方面，要继承优良传统，不必花哨，要踏踏实实做好传统教学。我们有着70年的传统，应当继续好的传统，让我们能够始终处在中国法语教学的最前列，让我们的学生只要想用法语的时候，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岗位，也都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。

对于法语专业的学生而言，要学好法语，学好英语，学好汉语，尽量广泛地学好通识课课程，并且侧重钻研一两个专业，如国关、商学、法学、新闻学、文学、语言学等。